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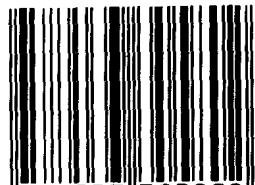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25 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三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問一卷

〔清〕吳肅公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清〕張能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一九

毛詩日箋六卷

〔清〕秦松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尊賢堂刻本

三二二

詩經疏畧八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著蔡張氏刻五經四書疏略本

三八九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二三

國風省篇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三四

詩傳述蘊四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六四七

詩問一卷

〔清〕吳肅公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問一卷》

提要

詩問

宣城 吳肅公 著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烝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無正變
吳氏詩問

一

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衰詩豈有正變乎即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蕩與民勞凡伯之賦板與瞻仰召旻芮良夫賦柔柔衛武公賦抑皆蓋忠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奥美武公端衣美鄭伯秦寢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步之如厲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

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
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
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莘爲侯國王
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
子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吳氏詩問

二

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
所以訪求淑配偶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
極矣曾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
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
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予童時
嘆讀即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
似之爲好述二三章言太似亦欲求窮窪
淑女以備嬪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

求者言荇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
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
寐求之至于思服及側則夫姫求賢之功
可知采言選筆言薦也采之宮庭薦之侍
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姊姒之情而有
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坎：暢于
中而聞於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
王業基于門內者此也子曰樂而不淫哀
吳氏詩問

三

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
者間歌則感而爲淫哀者間歌則感而爲
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
義也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
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沒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地是時岐豐故墟

有遺黎故老隱于河上者初以周亡于戎
有左袒之痛既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
不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蓋此輩也蒹葭之詩所爲作也其
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髻及見秦有錦衣
孤裘蔽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觀衣冠之
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辭曰物各有
吳氏詩問

四

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
之他女辭曰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
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具後見逐而無大援
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
忽有功于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助故
刺之謂文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
豈以齊女而棄陳姬耶齊則無禮而忽也
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文姜人謂忽善

吳氏詩問

五

詞反若不足於外言者蓋美陳姬正以嘉
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
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謠相承無有晰之
者

邶之北風有先幾之遯衛之考槃有永矢
之棲鄭風女曰鷄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
載之間有農圃之歛秦則蒹葭之伊人不
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泊于淫靡

自爲謀榮仲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
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
姜爲魯桓夫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
夫子讀詩者何取焉愚玩詩非刺忽亦無
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媯無抑詞有女陳
媯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
之禮翹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
瓊琚亦甚都雅鏘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

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聖人並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繢事也采繁蠶事也蠶白蒿也爾雅謂之皤蒿蓋蠶未

出以此洗之蠶生未齊未可食葉亦以此

啖之故幽詩曰采繁祈：正治蠶之日也采繁為蠶而非為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

吳氏詩問

六

主婦被鋤蓋剔賤者髮以被絳為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皆副不用編次乎詩所稱被即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益信此詩為蠶事作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蠶兜金曉酌以遺懷至馬瘞瘞痛終不能遺矣然但

吳氏詩問

七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注云近川便蠶浴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三眠三起勤苦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為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灑夫人世婦登其事后夫人為之帥賦事而不就功故曰予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官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

登山喻圓治之艱苦心兼朱註而思以易

之遂失於穿鑿也

出車禦玁狁城朔方也城工既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而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函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僕夫况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宣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鳥隼之旗在牧龜蛇之旐吳氏詩問

八

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玄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玁狁勢強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肆殺也故末句曰玁狁于夷而戎靖而玁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伯二虜相犄角為歟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具和也此詩專倫玁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耳兵

家勝算也
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祀癸巳命周公昌拒昆夷玁狁此詩必此時作也王商王帝乙也承命遣南仲者文王也
菟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謬太室謀伐申也時宜凶奔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吳氏詩問

九

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中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隙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菟柳比伯服也言御方盛豈不足孽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所謂人皆集于菟已獨集于

枯也小弁莞彼柳斯鳴蜩喈喈正以鳴蜩
比人之息于莞柳者有鳥高飛亦傳于天
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為配也若從王伐
申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
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
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冔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
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尋殷冠
吳氏詩問

十

而諸士服以裸將白為殷色而微子以之
來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為
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
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
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河嘗有
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
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
讀詩書并去非也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
意盖言人主賢德為本大位不足恃適嗣
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
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
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
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為君帝乙泥于立適
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
謂不特此也太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
吳氏詩問

十一

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不難舍
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
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為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
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音之成憲卒以成
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
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具一帝武之說予嘗

辨之詳論

續書

太畧謂姜源往于郊踵帝嚳

而行敏散者急於享祿之禮也忽然震風
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祥而棄之耳

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為孟春

元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

后稷是也但周以子月為正月為孟春然

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日大抵在子月中

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祈穀而

吳氏詩問

十三

後郊天耶例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
不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制不當以月令
之孟春解此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寡人
閭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
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夫
言啟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
穀之郊仍用寅月于夏令為正月于周寔

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為
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辛日亦
非元旦也

輶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即此而非
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
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即輶此詩專
為冬祀改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事畢而
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
吳氏詩問

十三

牡若出行之輶則以大比云取羝為冬祭
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外之
而輶壇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天北面設主
于輶上出行之祭亦曰輶與此不同
叔於田註云岐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夫
不義安能得眾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
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酒服馬誇之
其好武可知蓋訛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

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牴不悟耳果如序及朱註是群宵阿諛耳

貌有苦菜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為昏過時而不能行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脩禮也礼之不脩猶貌之未可

吳氏詩問

丙

用方便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雉鳴時方仲春爭奔走為昏途中所見也有瀾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盈不濡軌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奠雁冰泮時為得耳人有招我：弗應必須我友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鷄雄孤不必以死葬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諸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而托于愚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註本鄭夾漈以為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踰無折有婉絕之辭畏人有薰恥之心亦猶感帨吠尨之語不得直指為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吳氏詩問

丁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擣兮揜童寢裳皆惡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擣喻忽之將敗而恩伯叔之援又望其涉溱洧而來救仲足本以嬖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且東門之渾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友班荆相遇也揚之水厲公之詩也概以為淫何淫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今詞家選詩每斥辭艷冶之篇不錄况聖

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為鄭詩放淫聲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哭以蔡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亹立齊殺子亹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哭謀奪其國有內外蛇闖之嘑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禦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傳殺卒有有鄭國隨殺殺其平日陰謀吳氏詩問

六

可知原繁之徒必有以告于儀者故曰毋信人之言人寔達汝時莊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予二人云其入國即殺殺及繁必嘗教子儀罔稼穀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

言晉昭公弱自石比曲沃之強也鄭風言

子儀之弱信讒臣而失兄弟也

蔓艸為朋友期會之詩出自予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人有先獲我心者矣雖陋可証愚說故附錄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郢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吳氏詩問

七

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即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子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閭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履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為晉人

叛昭侯無衣羨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為好戰莞柳諸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為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而以為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為遭毛序之誤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顧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

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吳氏詩問

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即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今夫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具戍人不勝其苦是以慨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年稂莠為泰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扈之會曹人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親其役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鄭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看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為下泉非也若周京：師即下泉乎慨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吳氏詩問

九

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並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峙故曰匝鎬為藩籬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詣侯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為大人跡天有足爭鄭氏之謬也謂帝豐是矣然祀郊禖之後豈無房櫩翼私之事而云無人道何也蓋必以

介止農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疾疾
遂不敢即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
于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
歆其享介助也止憩也祭畢而憩諸郊乃
震而動也夙時之久也久而生育斯理明
而辭亦順矣玄鳥之詩推本有娀氏謂玄
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源
吳氏詩問

二

也祖先祖也或以為變文叶韻非也按周
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
祀姜源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
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祫為始祖而
姜源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
此又一証也周禮春官守祧菑八人注元
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又一証也漢原廟
之祀具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為舜

三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
公賄王以鵠鴉之詩及風雷之變偃未拔
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
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
吳氏詩問

後者屬堯之子豫故周不得祀饗而止立
廟是也周人禘饗乃有天下而推遡之
耳

鵠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鵠鵠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星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后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母論與書叙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註絳反珠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吳氏詩問

三

顧麟士私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鵠鵠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獨我室知其構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公持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耻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桓榮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客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為之主啖助曰桓公

吳氏詩問

三

殺召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主不稱天以其寵篡弑賣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為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王桓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為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為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為此作而詩說以姬為桓王妹蓋以桓王

為平王之孫故耳其寔曾玄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媯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簞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丘凱風之忠厚簡兮北門考槃之守貞干旌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恩國人屢刺猶風之陰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

吳氏詩問

西

吳氏詩問

詞致之獨氓蚩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

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為深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為之言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孤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不幸也

序謂衛有秋雞處增齊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寵服衛人啟辱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孤之詩明為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

車服按左傳閏二年狄滅衛宋桓公逆之河上窩濱正此時也衣裳帶臂士大夫章服狐腋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興耳序謂男女失昏淑也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

有孤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

鰥夫也揚之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成者非戎者謂其家室也鴻雁之子指使臣

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五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乎樂而嚴立其制于詩憲豈贅尼以萬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為制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鑒之簡冊施之婁歌傳之後世奚為哉謂示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大子刪之後世詞人脣補之以尼三百五